

史

卷百七
十三
七十六

宋史卷一百七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六

食貨上一

農田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爲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卽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卽以食貨爲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祀必有食貨而後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於厥居司徒掌邦教

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與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
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
用於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
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宋承
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
帛錢幣咸聚玉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枲務盡
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歛之制日與羣臣講
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
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
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陞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

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
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
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
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徽宗旣立蔡京爲
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
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
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
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禦
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權規撫節
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

則撓於強敵供億旣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
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
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
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卽區區然較其失
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瘉於前其後數人者又
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
自信守因革紛紜非是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
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又謂
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爲黃老之學者大忌
於紛更宋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

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衆
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宋舊史
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
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爲
鑒者焉篇次離爲上下其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
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
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動關民生國以民
爲本固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曰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
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院冶八曰礬九曰商
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

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爲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爲十有四卷云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卽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譴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懇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賞諸

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塉不宜種藝者不
須責課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
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三
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太平興
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
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
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卽同鄉三老里胥召集
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
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
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卽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

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聽政之次
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
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復其租稅端
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然畿甸民苦稅重兄弟旣壯
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卽棄去縣歲按所棄地除
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聞而思革其弊會知封
丘縣竇玘言之乃詔賜緋魚絹百疋擢太子中允知開
封府司錄事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玘專務苛刻以求
課最民實逃亡者亦搜索於隣里親戚之家益造新籍
甚爲勞擾數月罷之時州縣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

不盡出租稅減耗賦役不均上下相蒙積習成敝乃詔
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亡惠恤孤貧窒
塞姦幸凡民間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聞而比年多
稼不登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
富家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
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稅
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
江南專種杭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
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
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

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杭稻並免其租淳化五年宋
亳數州牛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
時雨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
運以人力卽分命秘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卽其州依
式製造給民凡州縣曠土許民請佃爲永業蠲三歲租
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官吏勸民墾田悉書于印紙以俟
旌賞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
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爲末矣按天
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負遠雖
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

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旣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

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
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
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
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
五年間生計成立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
官借糴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
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
部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
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
議其差役之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

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塉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宰相呂端謂靖所

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真宗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方種蒔以沃瘠分三等輸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死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運使詢於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且令有司議市牛送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耒什器遂權

除生熟鐵度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
勅及臣民所陳田農利害與鹽鐵判官張若谷戶部判
官王曾等參詳刪定成景德農田勅五卷三年正月上
之謂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
田土僞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乃
請少卿監爲刺史閤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
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路勸農使
詔可大中祥符四年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
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
生類諸州縣人畬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

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
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
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早稻
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
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
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
器之稅明年諸州牛疫又詔民買賣耕牛勿算繼令羣
牧司選醫牛古方頒之天下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
熟方奏豐稔或以奏豐稔而非時灾沴者卽須上聞違
者重寘其罪先是民訴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荆